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盤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心意品第三十二

輕難護持　為欲所居　降心為善
以降便安

輕難護持者一以如来出現於世正欲降伏人心去穢惡行如彼修行之人恒自思惟興心設論所謂心者招致衆禍使人入地獄餓鬼畜生之道是故說曰輕難護持也為欲所居者彼脩行人觀病所興皆有因緣究欲之源斯在心意猶若盜賊伺隙劫盜設無燈者無由生患欲亦如是心為衆靈展轉流馳以成衆患是故說曰為欲所居也降心為善以降便安者人能降心不記彼善所至到處為人所敬壽終之後漏盡意解得識盡泥洹是故說曰降心為善以降便安也

如魚在旱地　以離於深淵　心識極惶懅
魔衆而奔馳

如魚在旱地以離於深淵者猶如彼

魚以失下澗宛轉于地心意煩惱不
得自在是故說曰如魚在旱地以離
於深澗也心識極惶懼魔衆而奔馳
者猶彼岸上魚跳躑不得自在心亦
如是馳趣諸結使不能自止便為衆
邪所得便是故說曰心識極惶懼魔
衆而奔馳
心走非一處 猶如日光明 智者能制
如鉤止惡象
心走非一處猶如日光明者如彼日光
初出之時悉照四方靡不通達心亦
如是奔趣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能
自制使不流馳如彼惡象凶暴難御
以得鋼鉤然後乃制是故說曰心走
非一處猶如日光明智者能制如
鉤止惡象也
我今論此心 無定不可見 我今欲訓誨
慎莫生瑕穢
我今論此心無定不可見者彼修行
之人專其一意繫心在前以善方
便誨責其心由汝心本無數劫中經
歷生死捨身受身不可稱記或生三
塗八難之處或在天上人中往來代

出曜經卷第三 第三張 [illegible]

分為人遭佛聖法宜可捨本染著之
想以無數方便誨責心已復更告心
汝今輕脆不可恃怙於此見身當盡
愛結是故說曰我今論此心無牢不
可見我今欲訓誨慎莫生瑕隙也
汝心莫遊行　恣意而遊逸　我今還攝汝
如御暴逸象
汝心莫遊行恣意而放逸者心之為
物猶豫不定著色聲香味細滑法猶
如獼猴貪著菓蓏捨一取一意不專
定心亦如是攢生万端造作衆患不
能捨離是故說曰汝心莫遊行恣意
而放逸也我今還攝汝如御暴逸象
者我當以不淨觀攝此心意使不流
馳如御暴象不使放逸是故說曰我
今還攝汝　如御放逸象
生死無有量　往来無端緒　求於屋舍者
數數受胞胎
生死無有量往来无端緒者人處生
死經歷劫數不可稱記或在地獄畜
生餓鬼其中受苦甚難可計是故說
曰生死無有量往来無端緒也求於
屋舍者數數受胞胎者不滅行跡往

來不息轉於肥白貪著形色數數受
胞是故說曰求於屋舍者數數受胞
胎也
以觀此屋　更不造舍　梁棧已壞
臺閣摧折
以觀此屋者危脆不牢要當壞敗為
磨滅法正使安明巨海盡當乾爛更
不造舍者所以然者以知根源病之所
由更不受形造五陰室是故說曰以
觀此屋更不造舍也梁棧已壞臺閣
摧折者所以論此者乃論結使之源
本身壞四大散万物不久會此乃論
成道之人捨形神逝澹然虛空支節
形體各歸其本地還歸地水還歸水
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神逝无為不復
擢是更來受形是故說曰梁棧已壞
臺閣摧折也
心已離行　中間已滅　心為輕躁
難持難護
心已離行者所謂行者衆結之首所
以尋崩沉湮生死者皆由造行致斯
災蒙聖人降世精勤自脩斷諸行本
使不復生是故說曰心已離行也中

闇已滅者三世之法永盡無餘是故
說曰中闇已滅也心為輕躁者如佛
契經所說我今說心之本輕躁速疾
一日一夜有九百九十九億念念念
異想造行不同是故說曰心為輕躁
也難持難護者發心之頃造善惡行
念善之心尋響即至間無滯㝵念惡
之心如響應聲欲令守護者未之有
也猶若惡獸之類虎狼虵蚖蝮蠍之
屬欲使將護其意使不行惡者亦未
前聞是故說曰難持難護

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　有恚則知恚
有恚知有恚

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者夫人習
行先正其形恒知苦空非身無我之
法六思念行以自誡身使不邪當猶
巧匠善能治箭端直無節堪任御
敵亦無所難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
猶匠搦箭直也有恚則知恚有恚知
有恚者怨怨自為怨息怨者自古
未有要當息怨滅怨然後乃知無怨
是故說曰有恚則知恚有恚知有恚也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除邪就定

出曜經卷第三　第六張　[illegible]

為福勿迴
意造衆行為身招患為悪斯悪斯由
心造亦非父母兄弟宗族僕從奴婢
之所為也明審此者乃知從邪生此
塵勞復不守護使心亂是故說曰
是意自造非父母為除邪就定為福
勿迴也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

猶若世人造作宮殿屋舍亦不至密
天雨之日無處不漏人不正其行便
漏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思惟不淨
之觀漏出三毒暴溢之水是故說曰
蓋屋不密天雨則漏人不惟行漏婬
怒癡也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
尒瞋恚亦尒慳嫉亦尒憍慢亦尒愛
結亦尒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自惟行
無婬怒癡

猶如至密之人造作宮殿屋舍緻密
天雨不漏人自惟行去婬怒癡不漏
諸患盡應為偈略說其要愚癡亦尒
瞋恚亦尒慳嫉亦尒憍慢亦尒愛結

亦尒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以後先說
勸食偈然後乃食舍衛城里有二乞
兒至衆僧中乞食正值聖衆未說勸
食之偈其中有一乞兒嫉妬心感便
發惡心設我後得自在為國王者當
以車輪轢斷尒許道人頭說偈之後
乞兒乞食得貰無央數出在路側飽
滿睡眠數百羣車路由其中轢斷其
頭死入地獄受苦無量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彼第二乞兒內心自念設我後得富
貴為王者盡當供養尒許聖衆使
不渴乏時彼乞兒乞丐本意尋出國
在樹下睡眠神識澹靜无有亂想尒
時彼國喪失國主更無復嗣繼王者
種羣臣百僚雲集共論今國無主復
無繼嗣將恐人民散在不久亡國破
家由是而興君等各各欲何方謀令
國全在民無異趣中有智臣明達篤

一告諸人民我等失主且無繼嗣王可遣使巡行國界若有威相福祿足者使紹王位即遣按行見一樹下有人眠睡日光以轉樹影不移蔭覆人身如蓋在上使者見之即往觀視人中奇異何復是過此人正應紹繼王位即喚使覺扶轝輦載前後圍繞將詣王宮人稱萬歲國界清泰尒時世尊觀此二義已即說斯偈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于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慶自隨　如影隨形
念無適止　不絕無邊　福能過惡
覺者為賢

念無適止不絕無邊者夫脩行人縱意遊逸不能專一正使聞法不貫心懷所謂不絕無邊者戒盜身邪也是故說曰念无適止不絕無邊也福能過惡覺者為賢者夫積善之人永去婬怒癡憍慢之心如斯之人履道則易從是福慶漸至道場是故說曰福能過惡覺者為賢也

不以不浄意亦及瞋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憍慢乃得聞正法
諸佛世尊恒以天眼觀三世事 知將
来世愚惑衆生自憍慢人不事三寶
吾身去世遺法存在族姓子沒傳吾
經識演布後人衆生聞者靡不蒙濟
為數千万衆前後圍遶昇于高座敷
有一比丘在波羅㮈大國鷄頭園中
演法教其聞法者靡不蒙濟隨行所
趣各充其願外國舊典內法之宜入
寺聽法及礼佛者皆當脫帽時有國
王頭素少髮加復有瘡又且脚著屐
屣自恃豪尊𨁂蹙裹頭入寺聽經王
曰比丘與我說法比丘告曰如来有
教其有衆生脚著屐屣者不與說法
王聞懷恚即脫屐屣語比丘曰卿速
說法擁悅我情違我本意者當梟
汝首比丘告王又復如来禁戒所忌
不得與覆頭者說法王聞斯語倍復
瞋恚奮赫天威語比丘曰卿欲辱我
今故前卸我今正尒露頭聽卿說法
若不爾吾疑結者當取汝身分為三

分尒時比丘尋向彼王而說斯偈

不以不淨意　亦及瞋恚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說　諸有除貢高　心意極清淨

能捨傷害懷　乃得聞正法

王聞斯偈慙顏愧影即起正坐五體
投地自歸懺悔未滅身口意過長跪
叉手白比丘言不審此偈為是如來
神口所說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後
說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來神口
所說此來久矣非適今也王自思惟
善哉大聖三達之智靡所不通乃知
將來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更自悔
更不造新尒時比丘漸與說甚深之
法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
法得法無所畏難

心無住息　亦不知法　迷於世事
無有正智

心無住息亦不知法者心如馳流難
可制還水出泉源晝夜下流欲使還
入泉源者斯難獲也如此之人不知
正法亦復不知可就知就可捨知捨
譬如有人聾聽五音盲執於燭是故
說曰心無住息亦不知法也迷於世

事無有正智者如彼行人貪樂於世
信邪倒見或事諸神求乞日月祭祀
先祖父母兄弟意由望得正法功德
如人空中欲要宮宅若甚為難也如
經文說殺生祀生交愛宮也是故說
曰迷於世事無有正智也
三十六駛流　并及心意偏數數有邪見
依於欲想結
三十六駛流者三十六邪身邪有三
三界各有一邊見有三欲界一色界
一無色界一邪見有十二欲界四色
界四無色界四見盜有十二欲界四
色界四无色界四戒盜有六欲界二
色界二無色界二取而合者合三十
六使世人迷惑不觀正見是以智人
防慮未然是故說曰三十六駛流并
及心意漏三十六邪由心而生流溢
萬端遂成邪見是故說曰并及心意
漏也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者此
邪見者乃論計常見斷滅見此二邪
見不與相應計常見不與斷滅見相
應斷滅見不與計常見相應二人所
見各各不同緣是邪見差致地獄餓

[illegible] 木
鬼畜生復起三想合恚想無明想是
故說曰數數漏邪見依於欲想結也
捨意放其根 人隨意迴轉 為少滅名稱
如鳥捨空林
捨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者世多有
人好喜五音若眼見色起二眼識遂
成眼根若耳聞聲起于耳識遂成耳
根若鼻嗅香起于鼻識遂成鼻根
若口知味起于口識遂成口根若身
知細滑起于身識遂成身根若意知
法起于意法遂成意根是故說曰捨
意放其根人隨意迴轉也為少滅名
稱如鳥捨空林者人之為過不顧後
慮積日為善失在斯須為諸摽越施
主所見識論我等本可戒具清淨何
圖今日乃見瑕隙皆共搆賊不復興
於福如群鳥恒宿茂林食五菓香華
氣味萃菓適盡各捨而逝犯戒之人
亦復如彼福盡罪至自當除散是故
說曰為少滅名稱如鳥捨空林
在能自修學 慎勿逐欲跡 莫吞熱鐵丸
噑哭受其報
在能自修學慎勿逐欲跡者常當端

執意心之行不為欲意所見鈎連欲
者令人迷惑不別尊卑是故說曰莊
青自修學慎勿逐欲跡也莫吞熱鐵
九嘷哭受其報者如火所燒痛徹骨
髓死入地獄酸楚万端抱熱銅柱吞
熱鐵丸嘷哭受報靡知所訴是故說
曰莫吞熱鐵丸嘷哭受其報也

應起而不起　恃力不精勤　自陷人形卑
懈怠不解慧

應起而不起者所謂起者佛伴善知
識然不造善功德生雖遇時無益人
行天雨七寶遍滿世界愚者意惑不
救其實恒受人形無有遠慮雖名為
人無益於時此亦如是遭遇佛世暢
演深法愚人執惑不肯承受是故說
曰應起而不起也恃力不精勤者如
有行人氣力強壯堪任受化然復懈
怠不大精勤是故說曰恃力不精勤
也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慧者自陷
於生死不顧後世殃雖遭佛世遭善
知識與賢聖相遇不肯受慧分別義
趣是故說曰自陷人形卑懈怠不解
慧也

乱觀及正觀　皆由意所生　能覺知觀
是心數數乱

乱觀及正觀皆由意所生者所謂乱
觀者欲觀恚觀無明觀行人離此諸
觀習於正觀正觀定意起越殊勝界
定中尊自非聖人漏盡無著得此觀
定是故說曰乱觀及正觀皆由意所
生也能覺知心觀是心數數乱者進
學之人當習出要之觀空無想無願
觀洗除心垢捨世八事修清淨心解
諸相好一一虛寂所說教誡殊勝難
及四諦如今晝夜修習愚人執惑數
數意乱猶甘美藥愚謂辛苦豈源
聖人學口與之執意迷誤難革如斯
是故說曰能覺知心觀是心數數乱也

智者知是觀　念者專為行　咄嗟意無著
唯佛度我此

智者如是觀念者專為行者所謂智
者演說微妙或暢疑滯難勝明人情
處在大衆獨步無侶數問羣黨誰有
愛惑吾當以大慧之火焚燒汝等猶
除之聚隨時觀察意不錯乱學人所
修以此為業是故說曰智者如是觀

念者尊為行也咄嗟意無著唯佛能
滅此者彼修行人得定三昧盡捨盡
俗有漏之行亦復捨於世俗善不得
脫定意此者是誰唯佛世尊能捨之
可是故說曰咄嗟意無著唯佛能滅盡
觀身如空瓶　安心如立城　以慧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觀身如空瓶者猶如朽故之瓶內外
不牢雖可愛盛亦不久停此四大身
亦復如是恒苦敗壞不得久停如彼
朽瓶亦盛於好亦盛於醜會歸磨滅
就彼灰聚此危脆身亦復如是亦受
於好亦受於醜所受善者諸善功德
瓔珞其身所受惡者捨於善行染污
其心命終之後流在惡趣是故說曰
觀身如空瓶也安心如立城者所以
立城牢固深塹者是欲患群賊盜寇
民物心亦如是欲患諸結使所纏裹
故城則牢固賊不得便心正不邪結
不得便是故說曰安心如立城也以
慧與魔戰者晝夜修行以備六數具足則
能與彼自在天子共戰是故說曰以
慧與魔戰也守勝勿復失者以勝經

愚癡無復餘想恒繫意在前無他異
心是故說曰守勝勿復失取要言之
觀世亦尒
觀身如聚沫 解知焰野馬 以㪅與魔戰
守勝勿復失
猶若聚沫生生便滅不得久停此四
大身亦復如是聚則為人散則為氣
本由父母得有四大推其本末皆虛
皆寂推之不見其前尋之不見其後
生生而滅生生而生滅滅而滅滅滅
而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凡夫所習
顛倒不寤是故說曰觀身如聚沫解
知焰野馬以㪅與魔戰守勝勿復失
取要言之觀世亦尒
心念七覺意 等意不差違 當捨愚惑意
樂於不起忍 盡漏无有職 於世取滅度
心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者如彼修
行之人修習覺意之法晝夜思惟不
捨于懷是故說曰心念七覺意等意
不差違也當捨愚惑意樂於不起忍
者若有衆生不起慈心向一切衆生
則不至道有所成就要當捨愚惑之
意不著色想乃應道真樂捨不起法

出曜經卷第十六　第十七張

忍無生滅意乃入道室是故說曰心
念七覺意等意不差違也盡漏无有
識於世取滅度者彼修行人盡有漏
成無漏心得解脫散得解脫於現法
中而得自在如斯之人入無為境取
般涅洹永寂永滅更不復生是故說
曰盡漏無有識於世取滅度也
當自護其意　若犛牛護尾　有施於一切
終不離其樂
當自護其意若犛牛護尾者心為行
道造作無端常當攝意使不有失猶
彼犛牛晝夜護尾恐有斷絕寧喪命
根失其妻息不使尾毛墜落于地比
丘學道亦復如是寧喪身命不犯於
戒是故說曰當自護其意若犛牛護
尾也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者要
當興意慈愍一切視怨家如赤子阿
須倫迦留羅旃陁羅摩休勒人若非
人不能得其便自然受福快樂無極
是故說曰有施於一切終不離其樂
一龍出衆龍　龍中六牙者　心自平等
得樂於曠野
昔拘深比丘好喜鬪諍未曾歡樂不

樂山野閑靜之處尒時世尊數往呵 [illegible]
諫不受安来言教如来數與說法不
肯承受便捨而去去彼不遠見有一
象獨在空山閑靜無為象自念言我
在大衆中時為衆象所撓逐羣食草
則得弊惡草食飲水得濁今日在此
不為衆象所撓何乃快哉尒時世尊
便說斯偈
一龍出象龍　龍中之等者　心自平等
獨樂於曠野
如来說此偈已便捨而去
不以無害意　盡為一切人　慈心為衆生
彼元有怨恨
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者盡當除
去恚憎嫉心慈愍一切衆生之類是
故說曰不以無害心盡為一切人也
慈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者視己如
彼身而無有異若聞好語惡語不經
心懷元有怨恨無復害意向一切衆
生戰戰兢兢終不捨離是故說曰慈
心為衆生彼無有怨恨也
慈心愍一人　便獲諸善本　盡當為一切
賢聖穫福上

慈心慈一人者如佛契經所說若有
人施一切衆生加以慈心施一人者
其福何者為多比丘報曰行慈之人
慈念衆生者其福甚多是故說曰
慈心慈一人便獲諸善本也盡當
為一切賢聖稱福上者惠施一人其
福難量況施一切衆生之類乎其福
無限无量不可稱計巨億万倍不可
以辟喩為比是故說曰盡當為一切
賢聖稱福上也
普慈於一切 慈念衆生類 修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
普慈於一切慈念衆生類者人之行
慈發意平等衆生之類多於地種能
普慈心慈一切衆生者後受人身受
樂無猒若生天上受福自然視東望
西王女營從不可稱計若生人中豪
族富貴生四姓家七寶具足無有減
少父母真正不處卑賤是故說曰普
慈於一切慈念衆生類脩行於慈心
後受無極樂也
若以踊躍意 歡喜不懈怠 脩於諸善法
獲致安隱處

若以踊躍意歡喜不懈怠乎彼修行 出曜經卷第二十 第二十張 遠
人息婬怒癡執意剛強不捨本願所
獲功德盡施於无上正真道等正覺
不待此福不轉輪聖王粟散諸王亦
復不求帝釋梵天亦不求作魔若魔
王彼盡求作滅盡泥洹无為无作無
生滅法是故說曰若以踊躍意歡喜
不懈怠脩於諸善法獲致安隱處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以得等解脫
比丘息意快一切諸結盡無復有塵勞
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應者人意以
息求病都廢不復造於身口意行若
帝施持戒攝意受齋皆求無為之道
正徒出家脩習福業捨世辯聰習四辯
才以得八解脫法比丘習法不離賢
聖是故說曰息則致歡喜身口意相
應也所謂結者結縛人心結結相纏
如鐵自裹纏縛人心不見大明除彼
塵勞乃自照見是故說曰一切諸結
盡无復有塵勞也
正使五樂音 不能悅人意 不如一正心
向於平等法
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意者彼修行人

志在禪定分別五陰成敗所趣正使
諸天作倡伎樂欲使此人心意動轉
此事不然何以故由心正見无顛倒
故是故說曰正使五樂音不能悅人
意不如一正心向於平等法也

最勝得善眠　亦不計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得善眠亦不計有我者如脩行
人不計吾我染著榮職寧取冷石宛
轉土中不以縛著之心臥於高牀幃
帳之內是故說曰最勝得善眠亦不
計有我也諸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
者入定之人心不移變當入定時寂
無音響千車同響万雷同震不能令
入定之人離於正受所以然者由其
心意得普慈故是故說曰諸有心樂
禪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　亦不見有我　諸有心樂禪
不樂於欲意

最勝踊躍意者見無我之人分別內
外所出四大一一解了虛而不真是
故說曰最勝踊躍意亦不見有我諸
有心樂禪不樂於欲意也

出曜經卷第[illegible] 第 張 [illegible]

諸結永以盡　如山不可動　於染無所染
於恚不起恚
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者如彼行
人諸結永盡內外清淨無有瑕穢意
猶金剛不可沮壞亦如泰山不可移
動何以故由其執心甚牢固也處欲
不汚在禍不懼形神俱虛无可戀著
是故說曰諸結永以盡如山不可動
於染无所染於恚不起恚也
諸有如此心　焉知苦蹤跡　无害无所染
具足於戒律　於食自知足　及諸林臥具
脩意求方便　是謂諸佛教
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者如彼行
人練精其心去諸穢著意存斷結日
進不怠命時焉知有苦蹤跡是故說
曰諸有如此心焉知苦蹤跡無害無
所染具足於戒律者亦不自害復不
害人戒律所說不失次緒旣自修德
復以此德轉教人民是故說曰無害
無所染具足於戒律於食知止足及
諸林臥具者如彼行人量食而進亦
不貪餮趣支其命行道而已所以取
食而食者欲使身[illegible]有所致也如

令瘡淺以消傳之所以傳者欲使新
者不增故者除愈是故說曰於食知
止足及諸牀臥具也脩意求方便是
謂諸佛教者脩行之人採取要義行
中所急者增上心是是故說曰脩意
求方便是謂諸佛教也
行人觀心相 分別念待意 以得入禪定
便獲喜安樂
行人觀心相者如彼行人知心根源
適生即滅不使滋長知念待之進退
分別善惡永劫以来所脩行事是故
說曰行人觀心相分別念待意也以
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者入定之人
何以故說入定之人定有三義禪最
為首猶如國王統領四方正可富於
世財無有道財禪定之人當富道財
無有世財所謂道財者三十七品禪
定三昧諸善之本樂有二義或有淨
樂或有不淨樂不淨樂者飲食衣被
服飾之具香華脂粉繒綵幡蓋斯謂
不淨樂也有淨樂者入禪正受澹然無
為無他異想是謂有淨之樂也是故
說曰以得入禪定便獲喜安樂也

護意自莊嚴　娛彼而營已　遣憂不患苦
智者當諦住

護意自莊嚴娛彼而營已者彼循行者恒護結使縛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不使衆想雜錯其間復以三十七品七覺意花而自莊嚴是故說曰護意自莊嚴娛彼而營已也遣憂不患苦智者當諦住者彼修行人以得入無畏之處智者神審諦而不移動是故說曰遣憂不患苦智者當諦住也

人不守護心　為邪見所害　兼懷調戲意
斷等就死徑

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者行人不守護色聲香味細滑法其有衆生修習邪徑便當趣於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不習邪見者生天上人中處在中國不在邊地八不閑處是故說曰人不守護心為邪見所害也兼懷調戲意斷等就死徑者行人所以迷於道者皆由陰蓋所覆不得闚看智慧光明加復調戲五蓋所覆重雲所翳欲得見慧明者此則不然命終之後必趣死徑是故說曰兼懷調戲意斷等

就死徑也
是故當護心 等修清淨行 正見恒在前
分別起滅法
是故當護心等修清淨行者彼修行
人恒常擁護心意行威儀法捨於非
法可行知行可坐知坐進止行來不
失其儀是故說曰是故當護心等修
清淨行也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
者人之修德深自知已如家有財主
自能別行道之人亦復如是涉八直
之正路御四駛之纖漏執智慧之炬
燎照三毒冥室分別起滅之所由歸
之一定而無尋於中取道有何[illegible]
是故說曰正見恒在前分別起滅法也
比丘除睡眠 盡苦更不造 降心服於樂
護心勿復調
比丘除睡眠盡苦更不造者觀行比
丘除去睡眠陰蓋之患盡諸苦際更
不造新是故說曰比丘除睡眠盡苦
更不造也降心服於樂護心勿復調者
常當擁護心所願必剋則能及聖修
无漏行斷由降心去纖所致也行不
放逸不嬈於人復是行者深要之業

是故說曰降心服采業護心勿復調也

衆生心所誤　盡受地獄苦　降心則致樂

護心勿復調

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者迷誤為心所使種地獄根栽經歷無數億千萬劫晷剖剝裂受苦無量是故說曰衆生心所誤盡受地獄苦降心則致樂護心勿復調也

護心勿復調　心為衆妙門　護而不漏失

便在涅洹門

心正則道存邪者有高下衆生愚惑不別真偽是以墜墮不至于道或者意迷謂道在空乃不自覺心為道本虛無寂莫法之極尊衆行究竟永離三有不處三界度衆苦惱畢壽不生是故說曰護心勿復調心為衆妙門護而不漏失便在涅洹門也

出曜經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